

世界文學名著小叢書

勇敢的約翰

(匈牙利) 裴多菲 著



香港上海書局印行

I515.2
3

I515.24

世界文學名著小叢書

勇敢的約翰

(匈牙利) 裴多菲 著



香港上海書局印行

翰 範 的 鼓 興

(竹琴子) 著 吳其芳

翰範的鼓興 (竹琴子著 吳其芳)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二一號

Shinghai Book Co.,

21, Des Voeux Rd. C, H. K.

或 寄 附 函 索 閱 承 辦

香港電話四四二六號

翰範的鼓興 (竹琴子著 吳其芳) 1948

長春街有。翻印必究

—

太陽的光線熱烈地照着，
從天上照着那年青的牧羊人。
即使沒有這樣焦灼的陽光，
那牧羊人已經度着太熱的光陰。

青春的胸中燃燒着愛情的火燄，
他就這樣地在那村子的盡頭牧羊。
他的羊羣分散在村子的盡頭吃草，
他很閒暇地躺在大篷上。

在他四周的花海吐出清香，
花朵並不引起他的注意；
他只驚奇地注視着那邊：
距離一石之遙的銀色的河裏。

但他也不注視河裏波浪的閃耀，
却注視着河裏一個金髮的姑娘——
注視着那姑娘的窈窕的腰身，
和她的長的髮辮；圓的胸膛。

那姑娘把她的裙子齊膝捲起，
因為她正在那河裏洗着衣服；
她的美麗的雪白的膝彎露在水面，
啊，是庫可力查·揚啓①的快樂的天國！

那個在草地上的牧羊人，
就是我們的庫可力查·揚啓。
那個在河裏洗衣服的姑娘，
就是伊露士卡②，他的心頭的寶貝。

「我的寶貝，伊露士卡，我的一切！」
庫可力查·揚啓熱情地開言：
「望着我呀，在這全世界上，
你是我的唯一的歡樂的源泉。

你的亮亮的眼睛向我望着，
從水裏出來呀，來到我的胸前；

① 揚啓 (Jancsi)：雅諾士 (János, 即約翰) 的愛稱。

② 伊露士卡 (Iluska)：伊洛娜 (Ilona, 即海倫) 的愛稱。

到岸上來呀，我要把我的靈魂
安放在你的紅唇的接吻之間！」

「你知道，親愛的楊啓，我早已來了，
如果我的工作不這樣緊急；
我趕快地做去，却還要受到虐待，
因為我是個後母的孩子。」

金髮的伊露士卡說了這話之後，
她又匆匆忙忙地洗着衣服。
那時候這牧羊人就起身走去，
更近了，又引誘似地訴說：

「來呀，我的鴿子！來呀，我的斑鳩！
我已經預備了擁抱和接吻；
你的壞媽媽此刻不會到這兒來，
不要使我盼接吻盼到昏暈。」

他甜言蜜語地將她從水中引出，
就用了兩臂將她溫柔地擁抱，
吻她的嘴，不止兩次，不止百次：

多少次，那只有上帝知道。

二

時光迅速地飛去，在那邊，
黃昏已經映紅了河裏的波浪。
那可惡的母親在家中大怒地嚷着：
「這姑娘在哪兒了，她在哪兒延宕？」

那兇惡的母親有了這樣的思想；
她想後，就說了這樣的話，
當然是不很快樂的聲音：
「她也許坐着偷懶，我要去看一下！」

正向你來了，伊露士卡，孤獨的靈魂！
看，那個狂暴的巫婆已經走近；
她的寬廣的肺，她的闊大的嘴，
將你從愛情的夢中突然喊醒：

「嚇，淫賤的女人！你無恥的東西！
你竟幹這全世界都討厭的惡事？
你偷去了時間，你丟臉……」

叫魔鬼馬上把你帶去——」

「媽媽，現在你也吵嚷得夠了！
閉住你的嘴，不然我就把它膠起。
只要你敢輕輕地碰一碰伊露士卡，
我就會打掉你嘴裏剩下的牙齒！」

這勇敢的牧羊人保護着
他的發抖的情人，擋住無理的責罵；
後來，他的眼睛沉沒在忿怒中了，
給剛才說過的又加上這些話：

「你不要再虐待這孤苦的姑娘，
如果你不願意你的屋子燒掉。
她真太辛苦了，有這麼多的工作，
所得到的却只有硬的麵包。

你去吧，伊露士卡！你有你的舌頭，
可以來告訴我，如果她再將你虐待。——
還有你，壞媽媽！不要管別人的事，
年青時候，你也不是道德的模範。」

庫可力查·揚啓披上大氅，走了，
他要去招集他的一羣羊，
啊！這正是多麼重大的恐怖：
只剩下不多幾隻了，在鄰近的地方。

三

太陽已經向着地面下沉，
那時候揚啓只招集了半數的羊；
還有缺少了的一半羊羣；
誰給搶去了？是賊呢，是狼？

不論牠在哪裏，牠總是很遠了；
什麼也不中用：尋覓或是憂愁。
那怎麼辦呢？最後他決定了，
領着剩餘的羊羣向家裏走。

「你完了，揚啓……現在你完了！」
在痛苦的躊躇中，他想着心事。
「即使沒有這，主人也很容易發怒，
唉，現在是……只能聽上帝的意旨。」

他想着這，再也說不出一句話；
他已經到了院子裏，帶着一羣羊。
門前站着他的暴躁的主人，
就來計算羊的數目，跟往常一樣。

「不必計算了，我的好主人！
爲什麼？——已經有一大半缺少；
這怎麼辦呢？我真懊悔！」
庫可力查·揚啓對主人如此說道。

他的主人喃喃地回答說，
同時他捋着鬍子，又用力撚起：
「揚啓，不要裝傻，我受不了玩笑；
不要讓我發怒，如果和平你更歡喜。」

但是明白了：這件事並非玩笑，
那主人發怒得幾乎失了理智。
他像瘋狗一樣地大聲喊着：
「拿叉來，拿叉來！……刺通他的身子！」

看這個賊！看這個絞死的坯子！
叫烏鴉來啄去他的眼睛！……
難道這是我教養他的報酬？
嚇，一定逃不過絞死的麻繩！

滾開，無賴，滾出我的屋子！」
這狂怒的人噴出了這樣的字句；
他搶住了一根粗大的秤桿，
渴望着報復，迅速地向揚啓追去。

庫可力查·揚啓跑得很遠了，
但這並不是只爲了恐慌，
他雖然還不曾見過二十個冬天，
却自信有抵抗二十個人的力量。

他跑了，他明白地、正確地知道，
此刻他的主人的大怒實在應當；
倘若爭鬥起來，他能打那人嗎，
那人保護他，看待他，像兒子一樣？

他跑着，直到他的主人透不過氣來；

後來就走着，休息一下，又走着，
向右還是向左，他向哪一邊去？
他不知道，頭在煩惱中發燒。

四

當河裏的波浪變成了明鏡，
星星的眼睛在那裏驚奇地閃耀：
揚啓忽然到了伊露士卡的園子裏；
他怎麼來了，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停下了，拿起他的可愛的牧笛，
吹出了他的最淒涼的調子；
在樹林裏和草地上的露珠，
也許是可憐的星星的淚滴。

伊露士卡已經睡了。她的地上的床鋪
就在前廊，依照夏天的習慣。
她一聽到這熟識的歌聲，
是她的情人，她就起身跑出房間。

會見了揚啓，並不給她安慰，

她說着，受到了更大的驚慌：

「啊，親愛的！你的臉爲什麼這樣蒼白，
正像秋夜的不圓滿的月亮？」

「啊，伊露士卡！我悲痛得蒼白了，
我看到你美麗的臉，也許是最後一次……」

「揚啓！一見到你，我已經嚇壞了；
啊，不要說這樣的話吧，爲了上帝！」

「這是最後了，我看到你，心的春天！
這是最後了，我給你吹出牧笛的哀調；
這是最後了，我愛戀地吻你，擁抱你，
唉！我永遠地離開你，永遠地告別了。」

這不幸的人說明了一切，
就衝到那哀哭的姑娘的胸前，
他擁抱着她，却轉過了眼睛：
他的滾滾的眼淚，不讓那姑娘看見。

「現在，美麗的伊露士卡，靈魂的寶貝！
上帝祝福你，常常記起我遠在他鄉。」

如果大風吹掉了無葉的枝條，
也要回憶你的情人是在流淚。」

「現在，親愛的揚啓，去吧，如果必須去，
但願上帝一路不停地保佑你！
如果你在路上見到凋謝的花朵，
讓枯萎的愛人也引起你的記憶。」

他們別了，像樹枝和樹葉；
兩顆心遇着了冰凍的冬天。
伊露士卡的純潔的臉上滴着眼淚，
揚啓就用了闊大的衣袖擦乾。

他去了；並無一定的方向：
在他是全然一樣，不拘往哪裏走。
他去了，簡直一點也不注意
吹嘯着的牧童和玎玲着的一羣牛……

村子遠遠地在他的背後了，
他已經望不見遊牧的燈火；
當他最後轉過他的眼睛去，

他只見到黑的幽靈——寶塔一座。

假如路上有人在他的身邊，
就會聽見他沉重的、悲哀的呻吟；
許多白鶴高高地躡上了天空，
牠們却不曾聽見，只不息地飛行。

他去了，向前去了，在寂靜的中夜，
只響着他肩上的皮衣的聲音；
他感到他肩上的皮衣的沉重，
雖然最沉重的却是他的心。

五

太陽升起了，它送走了明月，
揚啓的周圍是一片大海似的荒原；
從太陽升上直到太陽落下，
這平原的大地無邊無際地伸展。

他看不見樹木、叢林、花朵，
只有閃耀的露珠微笑於小草之中；
白晝的光明的第一道光線照着，

旁邊，圍着燈心草的湖水映得微紅。

鷺鷥正伸出了長頸尋覓着蝦蟆，
在湖岸上，在燈心草地的中央，
捕魚的鳥羣在湖中，巡視地、
不停地獵着，張開了長的翅膀。

揚啓去了，帶着自己的影子去了，
又帶着無數的黑暗的憂愁；
整個荒原已經披着燦爛的光明，
夜中之夜却在他的心裏停留。

揚啓想着要吃些什麼了，
當太陽升到了最高的天頂，
他只在昨天中午吃了一餐，
此刻他的疲倦的腳幾乎不能前進。

他坐下了，在他的背囊裏搜尋，
尋到了豬油和麵包，他把一切吃盡。
望着他的有青天和熱烈的太陽，
還有德力巴勃①：明眼的仙人。

這次的午飯很少，他却吃得很有味，
覺得渴了，他就走到湖邊，
用帽子的邊緣舀着水，久久地喝着，
他這樣地熄滅了渴火的燒煎。

他就不再從那岸邊走遠，
睡眠已經拉下了他的眼瞼；
他靠在鼯鼠掘出的泥丘上，
讓他的失去的氣力復元。

夢即刻帶了他到原來的地方，
他擁抱了伊露士卡在他的懷中，
當他正要跟這姑娘接吻的時候，
突然，威武的雷聲驅散了他的夢。

他看一看這周圍的田野……
正是臨近大雷雨的時候。

① 德力巴勃 (Delibáb)：在匈牙利的平原中，當炎熱的夏天，因日光的屈折而起的幻象。這映出了遠處的湖、塔、森林、牛羣等等的倒影。